

学林|资讯

← (上接7版)

比他一定要好,至少文字要通得多。”这听上去像“狂言”,但事实证明,吴兴华译的《亨利四世》的确优于朱生豪译的《亨利四世》。

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刊《莎士比亚全集》,有几部朱生豪译本是由吴兴华校的,如《哈姆雷特》《亨利四世》等。但我疑心,吴兴华在校的时候或许未下十分力气。这里只举一个小例子。《亨利四世·上篇》第二幕第一场开头有脚夫乙抱怨马匹照顾得不好,朱生豪译、吴兴华校的版本里,脚夫乙是这么说的:“这儿的豌豆蚕豆全都是潮湿霉烂的,可怜的马儿吃了这种东西,怎么会不长疮呢?”而吴兴华自己的译本,这一句却是:“给马吃的豆料潮得什么似的,马吃下去绝对立刻就长虫子。”后半句的原文为:and that is the next way to give poor jades the bots. 这里的 bots 是指马的肠道寄生虫,学名马胃蝇蛆。朱生豪译为“疮”,没有道理,不晓得为什么,吴兴华明知不对亦未校改。

吴兴华译的《亨利四世》语言特别流畅自然。《亨利四世·上篇》第四幕第二场有福斯塔夫一段又长又有名的独白,说他手下的兵都是废物,且看吴兴华的译文:

我部下这些兵要不把我脸都丢光了,我就他妈的是一条醋溜鱼。国王征壮丁的法令算是让我糟蹋尽了。从一百五十个兵身上,我就落下了三百多镑。我不抓别人,专抓那些家业不错的人,还有富农的儿子;专打听哪些单身汉是已经订了婚的,而且已经在教堂里预告过

两次了。这一帮好吃懒作的奴才们听见战鼓比听见魔鬼还要害怕;听见放一声鸟枪就吓得跟受了伤的野鸡野鸭子似的。我抓的净是这帮吃黄油面包的人,胆子也就跟针尖一样大,结果他们只好花钱来买脱……其实这些家伙根本没当过兵,全是些不老实的开发掉了的仆役,小弟弟的小儿子,逃跑了的酒保,没有生意作的马夫;太平世界长久不动刀兵,就会产生这种蠢贼,比一面破旧的打补丁的军旗看上去还要不入眼十倍……哼,这帮混蛋走起道来全是八字脚,仿佛戴着脚镣似的;事实上有好些也的确是我从牢狱里弄出来的。我这全队里一共也就只有一件半衬衫;那半件还是两块餐布缝起来的,搭在肩膀上就好像一件传令官的没袖子的制服。那件整的,说老实话,是从圣奥班的酒店掌柜那儿,要不然,就是从达文垂那位酒糟鼻子的旅店老板那儿偷来的。可是这全没关系,反正他们要找衣服,篱笆上有的。

我们再从现今通行的莎剧译本里找这同样的一段对比一下:

我若是不为我这支队伍害羞,我就是条腌渍鲑鱼。我滥用了一回国王的征兵令,用一百五十个壮丁换来了三百多镑现金。我一味征集好人家子弟、小地主的儿子。我专找那订了婚而且做了两次婚姻宣告的人。他们宁可听魔鬼的号叫,也不愿听见战鼓的咚咚。他们听见步枪的声音便吓得像挨过枪的鸟儿或是受过伤的野鸭。我专门征集那些吃牛油面包长大的人,他们只好出钱逃避兵役……这些人从来没当过兵,而是因

为不老实给辞退了的仆人,非长房弟兄的非长房儿子,跟老板干过仗的酒保,找不到活几干的马夫,总之是让平静世界不得长期和平的蛀虫,比破烂的旗子还要下贱十倍……这些家伙走起路来又开双脚,好像带了脚镣。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也的确是我才从监牢里放出来的。我的这对人身上一共还不到一件半衬衫,那半件还是把两块手劲系在一起挂在肩上的,仿佛是旗牌官的无袖外衣;而那件衬衫则是从圣奥本尔的店老板或是达文特里那个红鼻子酒店主那儿偷来的。不过,也全都一样,他们在每一处篱笆上都可以找到衬衫的。(孙法理译,译林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增订本)》,1998)

我们不能不说,这真是“残酷的对照”。除了把“步枪”(caliver)译为“鸟枪”略欠考虑外,吴兴华的几乎每一句译文都要比几十年后的译文更准确、更凝练、更生动。其中,revolted tapsters,后来的译者译成“跟老板干过仗的酒保”,似乎一见 revolt 就产生了“揭竿而起”的意象,其实 revolted 就是“逃跑了的”的意思。吴兴华的一句“太平世界长久不动刀兵,就会产生这种蠢贼”,精彩之极,而到了后来者的手里,不仅文采逊色,意思还给搞错了。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1963年2月出版《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五)》中收入吴兴华译休谟《论趣味的标准》一文。其中第一段的最后两句说:

我们往往把一切与自己的趣味和鉴赏力大相径庭的看法贬斥为“野蛮”,但转眼就发现别人也把同样的贬词加在我们身上。最后,就连最傲慢自信目

空一切的人也会出乎意外地觉察到,各方面都是同样自以为是的,面对纷纭争竞的好恶,不再敢肯定自己是一定正确的了。

原文为:We are apt to call barbarous whatever departs widely from our own taste and apprehension: But soon find the epithet of reproach retorted on us. And the highest arrogance and self-conceit is at last startled, on observing an equal assurance on all sides, and scruples, amidst such a contest of sentiment, to pronounce positively in its own favour. 对比可知,吴兴华译得恰到好处。再看晚近的一个译本中的译法:

我们喜欢把那些和自己趣味和理解大相径庭的人们叫做“野蛮人”;但马上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指责别人的称呼又报复在自己身上。最后,就连最傲慢、最自信的人也震惊地看到:在这场情感的较劲中,周围所有人都同样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就是对的。(张正萍译,《论道德与文学:休谟论说文集卷二》,2011)

这位译者似乎不懂 scruple to 是“不敢……”的意思,把最后一句的意思弄拧了。

时间永是流驶,译文质量则在后退。重译,若不能在前人的成绩上更进一步,就是巨大的浪费——如果不是同等程度的无知与傲慢的话。

1957年6月《西方语文》创刊号发表了吴兴华评戴镗龄译《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文章,文中列举了该译本的不少误译及所据版本、所参考的著作的种种疏失。到了1958年8月,学术风气丕变,《西方语文》

第2卷第3期刊出戴镗龄的笔谈文字,他提到:“对于西洋的经典名著,曾有人斤斤从版本及注解上大做文章,连外国资产阶级教授还不敢认为是自己的定论的东西也被抄过来大加宣扬,他们认为那些不谈烦琐考证的人是孤陋寡闻。”算是被批评者乘机作了不点名的反戈一击。同期杂志又刊登王佐良批判别人兼批判自己的表态文章《这是什么样的学问?》(按,此文未收入2016年版《王佐良全集》),王佐良在文中称:“《西方语文》第一期书评栏里,吴兴华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中文译本,就因译者没有看到某些英美资产阶级学者考证此剧版本的著作而大加嘲笑。吴兴华是右派分子,他这样做是不足为奇的。但他代表的一种崇拜西方考据与版本之学的倾向也存在于许多别人身上。”

今天,我们读了《吴兴华全集》第二卷中《马洛和他的无神论思想》一文,认识到吴兴华对《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作者马洛确有精深研究,他的批评也是有的放矢的。吴兴华的《亨利四世》译本无疑是中国最好的几部莎剧译本之一,能有此成就,除了文笔好这一因素,最重要的,恐怕还是缘于吴兴华对文学经典的语言、版本及相关研究进展的充分了解。考据与版本之学,到底是扳不倒的。

《亨利四世》,加上《富兰克林散文书简选》等,这些可说是体现了中文世界最高翻译水准的文字,或许令吴兴华有资格说“我树立了比青铜更持久的纪念碑”(exegi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之类的话了。

(作者为媒体编辑)

网络:21 世纪的战略新范式

1961年,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1921—2016,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冲突的战略》中使用博弈论,从根本上重新展望美苏关系,并由此建立了冷战中后期国际关系的基础。现在,著名外交政策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Ane-Marie Slaughter)通过新著《棋盘与网:网络世界中的连接策略》(耶鲁大学出版社,2017)发展出21世纪的一套新战略:网络理论。斯劳特认为,棋盘式的竞争关系仍然存在,如美国与伊朗关系,但是,其他许多情境就要求我们不仅看到单个实体,而是看到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理解、塑造并建立这些联系。

斯劳特2009—2012年都名列《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之列,她曾任普林斯顿大学伍德·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也是第一个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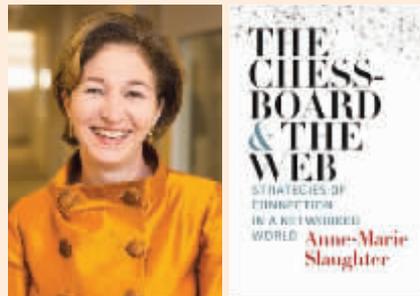
性。目前,斯劳特为智库“新美国”总裁。

国际关系理论家小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都认为,在这个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时代,网络这一概念在外交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中的都将变得日加重要,而斯劳特的声望与政府任职经历会为她的这一阐释添加说服力。

以下为斯劳特为新书所作的简短访谈。

我们为什么要以网络的思维来思考?这样看待事物会让我们学到什么?

围绕我们、把我们缠绕进去的网络——从脸书到ISIS到互联网本身——在形式和功能上都有很大差异。我们已经学会将人际互动、国家间互动分门别类,归为不同类型的博弈,但我们还没有学会将这些网络根据不同目的分类:这些网络是让我们去理解、设计、使用还是管



安妮·玛丽·斯劳特及其新著《棋盘与网》

理。在我的书里,我描述了三种主要类型:任务网络,弹性网络,规模网络。这些不只是自发的人类交互。这些网络是我们可用的工具。

网络如何能指导战略?

几个世纪以来,政府已经看到了作为象棋棋盘的世界,或者也可能是一个围棋

棋盘的世界,大国在里面发起无休止的竞争。它们就是这样为冲突与竞争制定战略。对不同种类网络的理解让我们同样也要制定连接的战略,弄清楚要连接什么,和谁连接,如何连接,为什么连接。

这种网络思维仅限于政府运用吗?还是其他类型的组织也能加以应用?

棋盘上的行为体是国家;国家间的纵横捭阖意在保存强大、有特权的少数。网络上的行为体则包括个别政府官员、企业、公民领袖、犯罪分子;要领导和驾驭网络因此需要投入多得多的努力。麦克里斯特尔将军(Stanley McCrystal,2009—2010年担任驻阿富汗国际维和部队司令,兼驻阿富汗美军司令)将他的特种部队送进任务网络,取得巨大成功。任何领导者都可以创建类似的网络来实现具体目标。(编译/黎文)